

喻世明言 (中)

YUSHI MINGYAN

• 三言二拍 • 图文版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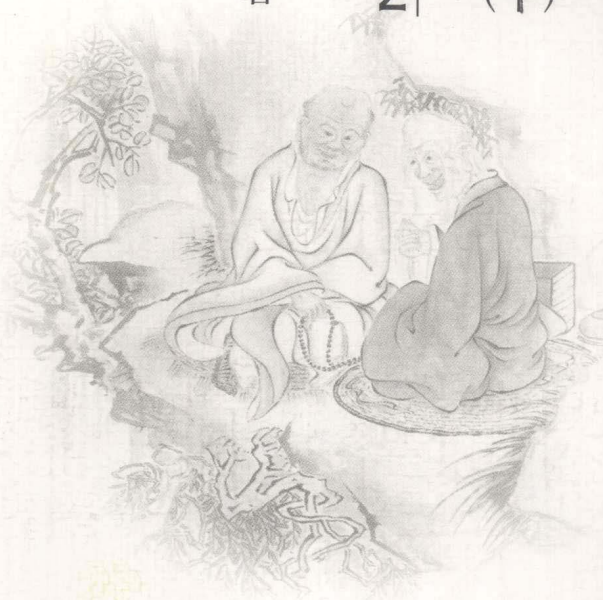
典藏精品

明·冯梦龙 著

仕至千钟非贵，年过七十常稀。浮名身后有谁知？万事空花游戏。

休逞少年狂荡，莫贪花酒便宜。脱离烦恼是和非，随分安闲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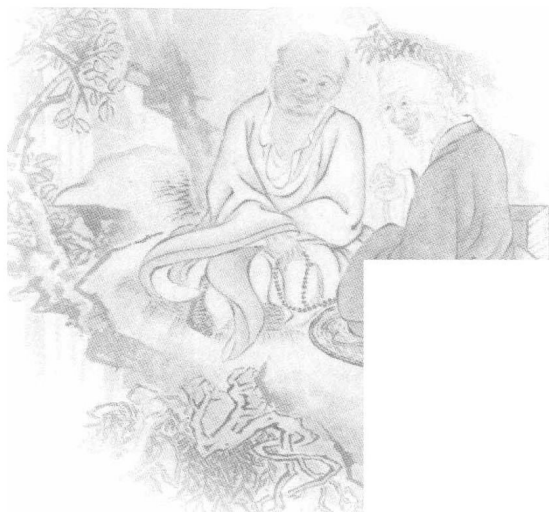
这首词，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劝人安分守己，随缘作乐，莫为『酒』、『色』、『财』、『气』四字，损却精神，亏了行止。求快活时非快活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说起那四字中，总倒不得那『色』字厉害。眼是情媒，心为欲种。……



喻世明言

冯梦龙 著

(中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

种树莫种垂杨枝，结交莫结轻薄儿。杨枝不耐秋风
吹，轻薄易结还易离。君不见昨日书来两相忆，今日相逢
不相识？不如杨枝犹可久，一度春风一回首。

这篇言语，是《结交行》，言结交最难。今日说一个秀才，乃汉明帝时人，姓张名劭，字元伯，是汝州南城人氏。家本农业，苦志读书。年三十五岁，不曾婚娶。其老母年近六旬，并弟张勤努力耕种，以供二膳。时汉帝求贤，劭辞老母，别兄弟，自负书囊，来到东都洛阳应举，在路非只一日，到洛阳不远，当日天晚，投店宿歇。是夜，尝闻邻房有人声唤。劭至晚，问店小二间壁声唤的是谁。小二答道：“是一个秀才，害时症，在此将死。”劭曰：“既是斯文，当以看视。”小二曰：“瘟病过人，我们尚自不去看他，秀才你休去。”劭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安有病能过人之理？吾须视之。”小二劝不住，劭乃推门而入。见一人仰面卧于土榻之上，面黄肌瘦，口内只叫救人。劭见房中书囊衣冠，都是应举的行动，遂扣头边而言曰：“君子勿忧，张劭亦是赴选之人，今见汝病至笃，吾竭力救之，药饵粥食，吾自供奉，且自宽心。”其人曰：“若君子救得我病，容当厚报。”劭随即挽人请医用药调治，早晚汤水粥食，劭自供给。

数日之后，汗出病减，渐渐将息，能起行立。劭问之，乃是楚州山阳人氏，姓范式，字巨卿，年四十岁。世本商贾，幼亡父母，有妻小。近弃商贾，来洛阳应举。比及范巨卿将息得无事了，误了试期。范曰：“今因式病，有误足下功名，甚不自安。”劭曰：“大丈夫以义气为重，功名富贵，乃微末耳。已有分定，何误之有？”范式自此与张劭情如骨肉，结为兄弟。式年长五岁，张劭拜范式为兄。

结义后，朝暮相随，不觉半年。范式思归，张劭与计算房钱，还

了店家，二人同行。数日，到分路之处，张劭欲送范式，范式曰：“若如此，某又送回；不如就此一别，约再相会。”二人酒肆共饮，见黄花红叶，妆点秋光，以助别离之兴。酒座间杯泛茱萸，问酒家，方知是重阳佳节。范式曰：“吾幼亡父母，屈在商贾。经书虽则留心，奈为妻子所累。幸贤弟有老母在堂，汝母即吾母也，来年今日，必到贤弟家中，登堂拜母，以表通家之谊。”张劭曰：“但村落无可为款，倘蒙兄长不弃，当设鸡黍以待，幸勿失信。”范式曰：“焉肯失信于贤弟耶？”二人饮了数杯，不忍相舍。张劭拜别范式，范式去后，劭凝望堕泪，式亦回顾泪下，两各悒悒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手采黄花泛酒卮，殷勤先订隔年期。

临歧不忍轻分别，执手依依各泪垂。

且说张元伯到家，参见老母。母曰：“吾儿一去，音信不闻，令我悬望，如饥似渴。”张劭曰：“不孝男于途中遇山阳范巨卿，结为兄弟，以此逗留多时。”母曰：“巨卿何人也？”张劭备述详细。母曰：“功名事皆分定，既逢信义之人结交，甚快我心。”少刻弟归，亦以此事从头说知，各各欢喜。

自此张劭在家，再攻书史，以度岁月。光阴迅速，渐近重阳。劭乃预先畜养肥鸡一只，杜酝浊酒。是日早起，洒扫草堂，中设母座，旁列范巨卿位，遍插菊花于瓶中，焚信香于座上，呼弟宰鸡炊饭，以待巨卿。母曰：“山阳至此，迢递千里，恐巨卿未必应期而至；待其来，杀鸡未迟。”劭曰：“巨卿信士也，必然今日至矣，安肯误鸡黍之约？入门便见所许之物，足见我之待久。如候巨卿来而后宰之，不见我拳拳之意。”母曰：“吾儿之友，必是端士。”遂烹炮以待。

是日天晴日朗，万里无云。劭整其衣冠，独立庄门而望。看看近午，不见到来。母恐误了农桑，令张勤自去田头收割。张劭听得前村犬吠，又往望之，如此六七遭。因看红日西沉，现出半轮新月。母出户，令弟唤劭曰：“儿久立倦矣，今日莫非巨卿不来？且自晚膳。”劭谓弟曰：“汝岂知巨卿不至耶？若范兄不至，吾誓不归。汝

农劳矣，可自歇息。”母弟再三劝归，劭终不许。

候至更深，各自歇息。劭倚门如醉如痴，风吹草木之声，莫是范来，皆自惊讶。看见银河耿耿，玉宇澄澄，渐至三更时分，月光都没了，隐隐见黑影中一人随风而至。劭视之，乃巨卿也，再拜踊跃而大喜曰：“小弟自早直候至今，知兄非爽信也，兄果至矣。旧岁所约鸡黍之物，备之已久。路远风尘，别不曾有人同来？便请至草堂，与老母相见。”范式并不答话，径入草堂。张劭指座榻曰：“特设此位，专待兄来，兄当高座。”张劭笑容满面，再拜于地曰：“兄即远来，路途劳困，且未可与老母相见。杜酿鸡黍，聊且充饥。”言讫又拜。范式僵立不语，但以衫袖反掩其面。劭乃自奔入厨下，取鸡黍并酒，列于面前。再拜以进曰：“酒肴虽微，劭之心也，幸兄勿责。”但见范于影中以手绰其气而不食。劭曰：“兄意莫不怪老母并弟不曾远接，不肯食之？容请母出与同伏罪。”范摇手止之。劭曰：“唤舍弟拜兄，若何？”范亦摇手而止之。劭曰：“兄食鸡黍后进酒，若何？”范蹙其眉，似教张退后之意。劭曰：“鸡黍不足以奉长者，乃劭当日之约，幸勿见嫌。”范曰：“弟稍退后，吾当尽情诉之。吾非阳世之人，乃阴魂也。”劭大惊曰：“兄何故出此言？”范曰：“自与兄弟相别之后，回家为妻子口腹之累，溺身商贾中。尘世滚滚，岁月匆匆，不觉又是一年。向日鸡黍之约，非不挂心，近被蝇利所牵，忘其日期，今早邻右送茱萸酒至，方知是重阳，忽记贤弟之约，此心如醉。山阳至此，千里之隔，非一日可到。若不如期，贤弟以我为何物？鸡黍之约，尚自爽信，何况大事乎？寻思无计，常闻古人有云：‘人不能行千里，魂能日行千里。’遂嘱咐妻子曰：‘吾死之后，且勿下葬，待吾弟张元伯至，方可入土。’嘱罢，自刎而死。魂驾阴风，特来赴鸡黍之约。万望贤弟怜悯愚兄，恕其轻忽之过，鉴其凶暴之诚，不以千里之程，肯为辞亲到山阳一见吾尸，死亦瞑目无憾矣。”言讫，泪如迸泉，急离座榻，下阶砌。劭乃趋步逐之，不觉忽踏了苍苔，颠倒于地。阴风拂面，不知巨卿所在。有诗为证。

风吹落月夜三更，千里幽魂叙旧盟。

只恨世人多负约，故将一死见平生。

张劭如梦如醉，放声大哭。那哭声惊动母亲并弟，急起视之，见堂上陈列鸡黍酒果，张元伯昏倒于地。用水救醒，扶到堂上，半晌不能言，又哭至死。母问曰：“汝兄巨卿不来，有甚厉害？何苦自哭如此！”劭曰：“巨卿以鸡黍之约，已死于非命矣。”母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劭曰：“适间亲见巨卿到来，邀迎入座。具鸡黍以迎。但见其不食，再三恳之，巨卿曰：‘为商贾用心，失忘了日期。今早方醒，恐负所约，遂自刎而死。阴魂千里，特来一见。’母可容儿亲到山阳，葬兄之尸，儿明早收拾行李便行。”母哭曰：“古人有云：‘囚人梦赦，渴人梦浆。’此是吾儿念念在心，故有此梦警耳。”劭曰：“非梦也，儿亲见来，酒食见在，逐之不得，忽然颠倒，岂是梦乎？巨卿乃诚信之士，岂妄报耶！”弟曰：“此未可信，如有人到山阳去，当问其虚实。”劭曰：“人禀天地而生，天地有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人则有五常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以配之，惟信非同小可。仁所以配木，取其生意也；义所以配金，取其刚断也；礼所以配水，取其谦下也；智所以配火，取其明达也；信所以配土，取其重厚也。圣人云：‘大车无輹，小车无輹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’又云：‘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’巨卿既已为信而死，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？弟专务农业，足可以奉老母。吾去之后，倍加恭敬，晨昏甘旨，勿使有失。”遂拜辞其母曰：“不孝男张劭，今为义兄范巨卿为信义而亡，须当往吊。已再三叮咛张勤，令侍养老母。母须早晚勉强饮食，勿以忧愁，自当善保尊体。劭于国不能尽忠，于家不能尽孝，徒生于天地之间耳。今当辞去，以全大信。”母曰：“吾儿去山阳千里之遥，月余便回，何故出不利之语？”劭曰：“生如浮沤，死生之事，旦夕难保。”恸哭而拜。弟曰：“勤与兄同去，若何？”元伯曰：“母亲无人侍奉，汝当尽力事母，勿令吾忧。”洒泪别弟，背一个小书囊，来早便行。有诗为证：

辞亲别弟到山阳，千里迢迢客梦长。

岂为友朋轻骨肉？只因信义迫中肠。

沿路上饥不择食，寒不思衣。夜宿店舍，虽梦中亦哭。每日早起赶程，恨不得身生两翼。行了数日，到了山阳。问巨卿何处，径奔至其家门首，见门户锁着。问及邻人，邻人曰：“巨卿死已过二七，其妻扶灵柩往郭外去下葬，送葬之人，尚自未回。”劭问了去处，奔至郭外，望见山林前新筑一所土墙，墙外有数十人，面面相觑，各有惊异之状。劭汗流如雨，走往观之，见一妇人，身披重孝，一子约有十七八岁，伏棺而哭。元件大叫曰：“此处莫非范巨卿灵柩乎？”其妇曰：“来者莫非张元伯乎？”张曰：“张劭自来不曾到此，何以知名姓耶？”妇泣曰：“此夫主再三之遗言也。夫主范巨卿，自洛阳回，常谈贤叔盛德。前者重阳日，夫主忽举止失措，对妾曰：‘我失却元伯之大信，徒生何益！常闻人不能行千里，吾宁死，不敢有误鸡黍之约。死后且不可葬，待元伯来见我尸，方可入土。’今日已及二七，人劝云：‘元伯不知何日得来，先葬讣，后报知未晚。’因此扶柩到此，众人拽棺入金井，并不能动，因此停住坟前，众都惊怪。见叔叔远来，如此慌速，必然是也。”元伯乃哭倒于地，妇亦大恸。送殡之人，无不下泪。

元伯于囊中取钱，令买祭物，香烛纸帛，陈列于前，取出祭文，酹酒再拜，号泣而读，文曰：

维某年月日，契弟张劭，谨以炙鸡絮酒，致祭于仁兄巨卿范君之灵曰：于维巨卿，气贯虹霓，义高云汉。幸倾盖于穷途，缔盍簪于荒店。黄花九日，肝膈相盟；青剑三秋，头颅可断。堪怜月下凄凉，恍似日间眷恋。弟今辞母，来寻碧水青松；兄亦嘱妻，伫望素车白练。故友那堪死别，谁将金石盟寒？丈夫自是生轻，欲把昆吾鏖按。历千古而不磨，期一言之必践。倘灵爽之犹存，料冥途之长伴。呜呼哀哉！尚飨

元伯发棺视之，哭声动地，回顾嫂曰：“兄为弟亡，岂能独生耶？囊中已具棺槨之费，愿嫂垂怜，不弃鄙贱，将劭葬于兄侧，平生之大幸

也。”嫂曰：“叔何故出此言也？”劭曰：“吾志已决，请勿惊疑。”言讫，掣佩刀自刎而死。众皆惊愕，为之设祭，具衣棺营葬于巨卿墓中。

本州太守闻知，将此事表奏。明帝怜其信义深重，两生虽不登第，亦可褒赠，以励后人。范巨卿赠山阳伯，张元伯赠汝南伯。墓前建庙，号“信义之祠”，墓号“信义之墓”。旌表门闾，官给衣粮，以膳其子。巨卿子范纯绶，及弟进士，官鸿胪寺卿。至今山阳古迹犹存，题咏极多。惟有无名氏〔踏莎行〕一词最好，词云：

千里途遥，隔年期远，片言相许心无变。宁将信义托游魂，堂中鸡黍空劳劝。月暗灯昏，泪痕如线，死生虽隔情何限。灵輶若候故人来，黄泉一笑重相见。



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

郑鄆门开城倚天，周公结构尚依然。

休言道德无关锁，一闭乾坤八百年。

这首诗，单说西京是帝王之都，左成皋，右澠池，前伊阙，后大河，真个形势无双，繁华第一，宋朝九代建都于此。今日说一桩故事，乃是西京人氏，一个是邢知县，一个是单推官，他两个都在孝感坊下，并门而居。两家宅眷，又是嫡亲姊妹，姨丈相称。所以往来甚密，虽为各姓，无异一家。先前两家未做官时节，姊妹同时怀孕，私下相约道：“若生下一男一女，当为婚姻。”后来单家生男，小名符郎；邢家生女，小名春娘。姊妹各对丈夫说通了，从此亲家往来，非止一日。符郎和春娘幼时，常在一处游戏，两家都称他为小夫妇。以后渐渐长成，符郎改名飞英，字腾实，进馆读书；春娘深居绣阁，各不相见。

其时宋徽宗宣和七年，春三月，邢公选了邓州顺阳县知县，单公选了扬州府推官，各要挈家上任。相约任满之日，归家成亲。单推官带了夫人和儿子符郎，自往扬州去做官不提。却说邢知县到了邓州顺阳县，未及半载，值金鞑子分道入寇。金将斡离不攻破了顺阳，邢知县一门遇害。春娘年十二岁，为乱兵所掠，转卖在全州乐户杨家，得钱十七千而去。春娘从小读过经书，及唐诗千首，颇通文墨，尤善应对。鸩母爱之如宝，改名杨玉，教以乐器及歌舞，无不精绝。正是：

三千粉黛输颜色，十二朱楼让舞歌。

只是一件，他终是宦家出身，举止端详。每诣公庭侍宴，呈艺

毕，诸妓调笑谑浪，无所不至，杨玉默然独立，不妄言笑，有良人风度。为这个上，前后官府，莫不爱之重之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单推官在任三年，时金虏陷了汴京，徽宗、钦宗两朝天子，都被他掳去。亏杀吕好问说下了伪帝张邦昌，迎康王嗣统。康王渡江而南，即位于应天府，是为高宗。高宗惧怕金虏，不敢还西京，乃驾幸扬州。单推官率民兵护驾有功，累迁郎官之职，又随驾至杭州。高宗爱杭州风景，驻蹕建都，改为临安府。有诗为证：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却把杭州作汴州。

话说西北一路地方，被金虏残害，百姓从高宗南渡者，不计其数，皆散处吴下。闻临安建都，多有搬到杭州入籍安插。单公时在户部，阅看户籍册子，见有一邢祥名字，乃西京人。自思邢知县名祯，此人名祥，敢是同行兄弟？自从游宦以后，邢家全无音耗相通，正在悬念。乃遣人密访之，果邢知县之弟，号为四承务者。急忙请来相见，问其消息。四承务答道：“自邓州破后，传闻家兄举家受祸，未知的否。”因流泪不止。单公亦愀然不乐。念儿子年齿已长，意欲别图亲事；犹恐传言未的，媳妇尚在。且待干戈宁息，再行探听。从此单公与四承务仍认做亲戚，往来不绝。

再说高宗皇帝初即位，改元建炎。过了四年，又改元绍兴。此时绍兴元年，朝廷追叙南渡之功，单飞英受父荫，得授全州司户。谢恩过了，择日拜别父母起程，往全州到任。时年十八岁，一州官属，只有单司户年少，且是仪容俊秀，见者无不称羨。上任之日，州守设公堂酒会饮，大集声妓。原来宋朝有这个规矩，凡在籍娼户，谓之官妓，官府有公私筵宴，听凭点名唤来只应。这一日，杨玉也在数内，单司户于众妓中，只看得他上眼，大有眷爱之意。诗曰：

曾绾红绳到处随，佳人才子两相宜。

风流的是张京兆，何日临窗试画眉？

司理姓郑名安，荥阳旧族，也是个少年才子，一见单司户，便意气相投。看他顾盼杨玉，已知其意。一日郑司理去拜单司户，问道：“足下清年名族，为何单车赴任，不携宅眷？”单司户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幼时曾定下妻室，因遭虏乱，存亡未卜，至今中馈尚虚。”司理笑道：“离索之感，人孰无之？此间歌妓杨玉，颇饶雅致，且作望梅止渴何如？”司户初时逊谢不敢，被司理言之再三，说到相知的分际，司户隐瞒不得，只得吐露心腹。司理道：“既才子有意佳人，仆当为典成之耳。”自此每遇宴会，司户见了杨玉，反觉有些避嫌，不敢注目，然心中思慕愈甚。司理有心要玉成其事，但惧怕主守严毅，做不得手脚。

如此二年，旧太守任满升去。新太守姓陈，为人忠厚至诚，且与郑司理是同乡故旧，所以郑司理屡次在太守面前，称荐单司户之才品，太守十分敬重。一日，郑司理置酒，专请单司户到私衙清话，只点杨玉一名祇候。这一日，比公堂筵宴不同，只有宾主二人，单司户才得饱看杨玉，果然美丽。有词名〔忆秦娥〕，词云：

香馥馥，樽前有个人如玉。人如玉，翠翘金凤，内家妆束。
娇羞惯把眉儿蹙，逢人只唱伤心曲。伤心曲，一声声是怨红愁绿。

郑司理开言道：“今日之会，并无他客，勿拘礼法，当开怀畅饮，务取尽欢。”遂斟巨觥来劝单司户，杨玉清歌侑酒。酒至半酣，单司户看着杨玉，神魂飘荡，不能自持，假装醉态不饮。郑司理已知其意，便道：“且请到书斋散步，再容奉劝。”那书斋是司理自家看书的所在，摆设着书画琴棋，也有些古玩之类。单司户那有心情去看，向竹榻上倒身便睡。郑司理道：“既然仁兄困酒，暂请安息片时。”忙转身而出，却教杨玉斟下香茶一瓯送去。单司户素知司理有玉成之美，今番见杨玉独自一个送茶，情知是放松了，忙起身把门掩

上，双手抱住杨玉求欢。杨玉佯推不允，单司户道：“相慕小娘子，已非一日。难得今番机会，司理公平昔见爱，就使知觉，必不嗔怪。”杨玉也识破三分关窍，不敢固却，只得顺情。两个遂在榻上，草草的云雨一场。有诗为证：

相慕相怜二载余，今朝且喜两情舒。

虽然未得通宵乐，犹胜阳台梦是虚。

单司户私问杨玉道：“你虽然才艺出色，偏觉雅致，不似青楼习气，必是一个名公苗裔，今日休要瞒我，可从实说与我知道，果是何人？”杨玉满面羞惭，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妾本宦族，流落在此，非杨姬所生也。”司户大惊，问道：“既系宦族，汝父何官何姓？”杨玉不觉双泪交流，答道：“妾本姓邢，在东京孝感坊居住，幼年曾许与母姨之子结婚。妾之父授邓州顺阳县知县，不幸胡寇猖獗，父母皆遭兵刃，妾被人掠卖至此。”司户又问道：“汝夫家姓甚？作何官职？所许嫁之子，又是何名？”杨玉道：“夫家姓单，那时为扬州推官。其子小名符郎，今亦不知存亡如何。”说罢，哭泣不止。司户心中已知其为春娘了，且不说破，只安慰道：“汝今日鲜衣美食，花朝月夕，够你受用。官府都另眼看觑，谁人轻贱你？况宗族远离，夫家存亡未卜，随缘快活，亦足了一生矣，何乃自生悲泣耶？”杨玉蹙额答道：“妾闻‘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’，虽不幸风尘，实出无奈。夫家宦族，即使无恙，妾亦不作团圆

之望。若得嫁一小民，荆钗布裙，啜菽饮水，亦是良人家媳妇。比在此中迎新送旧，胜却千万倍矣。”司户点头道：“你所见亦是。果有此心，我当与汝作主。”杨玉叩头道：“恩官若能拔妾于苦海之中，真乃万代阴德也。”

说未毕，只见司理推门进来道：“阳台梦醒也未？如今无事，可饮酒矣。”司户道：“酒已过醉，不能复饮。”司理道：“一分酒醉，十分心醉。”司户道：“一分醉酒，十分醉德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重来筵上，洗盏更酌，是日尽欢而散。

过了数日，单司户置酒，专请郑司理答席，也唤杨玉一名答应。杨玉先到，单司户不复与狎昵，遂正色问曰：“汝前日有言，为小民妇亦所甘心。我今丧偶，未有正室，汝肯相随我乎？”杨玉含泪答道：“枳棘岂堪凤凰所栖，若恩官可怜，得蒙收录，使得备巾栉之列，丰衣足食，不用送往迎来，固妾所愿也。但恐他日新孺人性严，不能相容。然妾自当含忍，万一征色发声，妾情愿持斋佞佛，终身独宿，以报恩官之德耳。”司户闻言，不觉惨然，方知其厌恶风尘，出于至诚，非诳语也。

少停，郑司理到来，见杨玉泪痕未干，戏道：“古人云‘乐极生悲’，信有之乎？”杨玉敛容答道：“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耳！”单司户将杨玉立志从良说话，向郑司理说了。郑司理道：“足下若有此心，下官亦愿效一臂。”这一日饮酒无话。

席散后，单司户在灯下修成家书一封，书中备言岳丈邢知县全家受祸，春娘流落为娼，厌恶风尘，志向可悯，男情愿复联旧约，不以良贱为嫌。单公拆书观看，大惊，随即请邢四承务到来，商议此事，两家各伤感不已。四承务要亲往全州，主张亲事。教单公致书于太守，求为春娘脱籍。单公写书，付与四承务收讫。四承务作别而行。不一日，来到全州，径入司户衙中相见，道其来历。单司户先与郑司理说知其事，司理一力撙掇，道：“谚云：‘贵易交，富易妻。’今足下甘娶风尘之女，不以存亡易心，虽古人高义，不是过也。”遂同司户到太守处，将情节告诉。单司户把父亲书札呈上，太守看了，道：“此美事也，敢不奉命。”次日，四承务具状告府，求为释贱归良，以续旧婚事。太守当面批准了。

候至日中，还不见发下文牒。单司户疑有他变，密使人打探消息，见厨司正在忙乱，安排筵席。司户猜道：“此酒为何而设，岂欲与杨玉举离别觞耶？事已至此，只索听之。”少顷，果召杨玉祇候，席间只请通判一人。酒至三巡，食供两套，太守唤杨玉近前，将司户愿续旧婚，及邢祥所告脱籍之事，一一说了。杨玉拜谢道：“妾一身生死荣辱，全赖恩官提拔。”太守道：“汝今日尚在乐籍，明日即为县君，将何以报我之德？”杨玉答道：“恩官拔人于火宅之中，阴德如

山，妾惟有日夕吁天，愿恩官子孙富贵而已。”太守叹道：“丽色佳音，不可复得。”不觉前起抱持杨玉，说道：“汝必有以报我。”那通判是个正直之人。见太守发狂，便离席起立，正色发作道：“既司户有宿约，便是孺人，我等俱有同僚叔嫂之谊。君子进退当以礼，不可苟且，以伤雅道。”太守踟躇，谢道：“老夫不能忘情，非判府之言，不知其为过也。今得罪于司户，当谢过以质耳。”乃令杨玉入内宅，与自己女眷相见。却教人召司理、司户二人到后堂同席，直吃到天明方散。

太守也不进衙，径坐早堂，便下文书与杨家翁媪，教除去杨玉名字。杨翁、杨媪出其不意，号哭而来，拜着太守，诉道：“养女十余年，费尽心力。今既蒙明判，不敢抗拒。但愿一见而别，亦所甘心。”太守遣人传语杨玉。杨玉立在后堂，隔屏对翁姬说道：“我夫妻重会，也是好事，我虽承汝十年抚养之恩，然所得金帛已多，亦足为汝养老之计。从此永诀，休得相念。”姬兀自号哭不止。太守喝退了杨翁、杨姬，当时差州司人从，自宅堂中抬出杨玉，径送至司户衙中，取出私财十万钱，权佐资奁之费。司户再三推辞，太守定教受了。是日郑司理为媒，四承务为主婚，如法成亲，做起洞房花烛。有诗为证：

风流司户心如渴，文雅娇娘意似狂。

今夜官衙寻旧约，不教人话负心郎。

次日，太守同一府官员都来庆贺，司户置酒相待。四承务自归临安，回复单公去讫。司户夫妻相爱，自不必说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三年任满。春娘对司户说道：“妾失身风尘，亦荷翁姬爱育，其他姊妹中相处，也有情分契厚的。今将远去。终身不复相见。欲具少酒食，与之话别，不识官人肯容否？”司户道：“汝之事，合州莫不闻之，何可隐讳？便治酒话别，何碍大体。”春娘乃设筵于会胜寺中，教人请杨翁、杨姬，及旧时同行姊妹相厚者十余人，都来会饮。至期，司户先差人在会胜寺等候众人到齐，方才来

稟。杨翁、杨姬先到，以后众妓陆续而来。从人点客已齐，方敢稟知司户，请孺人登舆。仆从如云，前呼后拥，到会胜寺中，与众人相见，略叙寒暄，便上了筵席。饮至数巡，春娘自出席送酒。内中一妓姓李名英，原与杨姬家连居，其音乐技艺，皆是春娘教导。常呼春娘为姊，情似同胞，极相敬爱。自从春娘脱籍，李英好生思想，常有郁郁之意。是日，春娘送酒到他面前。李英忽然执春娘之手，说道：“姊今超脱污泥之中，高翔青云之上，似妹子沉沦粪土，无有出期，相去不啻天堂地狱之隔，姊今何以救我？”说罢，遂放声大哭。春娘不胜凄惨，流泪不止。原来李英有一件出色的本事，第一手好针线，能于暗中缝纫，分际不差。正是：

织发夫人昔擅奇，神针娘子古来稀。

谁人乞得天孙巧？十二楼中一李姬。

春娘道：“我司户正少一针线人，吾妹肯来与我作伴否？”李英道：“若得阿姊为我方便，得脱此门路，是一段大阴德事。若司户左右要觅针线人，得我为之，素知阿姊心性，强似寻生分人也。”春娘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吾妹平日与我同行同辈，今日岂能居我之下乎？”李英道：“我在风尘中每自退姊一步，况今日云泥迥隔，又有嫡庶之异，即使朝夕奉侍阿姊，比于侍婢，亦所甘心，况敢于阿姊比肩耶？”春娘道：“妹既有此心，奴当与司户商之。”

当晚席散，春娘回衙，将李英之事对司户说了。司户笑道：“一之为甚，岂可再乎！”春娘再三撝掇，司户只是不允。春娘闷闷不悦，一连几日。李英遣人以问安奶奶为名，就催促那事。春娘对司户说道：“李家妹性情温雅，针线又是第一，内助得如此人，诚所罕有。且官人能终身不纳姬侍则已，若纳他人，不如纳李家妹，与我少小相处，两不见笑。官人何不向守公求之，万一不从，不过拚一没趣而已，妾亦有词以回绝李氏。倘侥幸相从，岂非全美。”司户被孺人强逼数次，不得已，先去与郑司理说知了，捉了他同去见太守，委曲道其缘故。太守笑道：“君欲一箭射双雕乎？敬当奉命，以贖

前此通判所责之罪。”当下太守再下文牒，与李英脱籍，送归司户。司户将太守所赠十万钱，一半给与李姬，以为赎身之费；一半给与杨姬，以酬其养育之劳。自此春娘与李英姊妹相称，极其和睦。当初单飞英只身上任，今日一妻一妾，又都是才色双全，意外良缘，欢喜无限。后人诗云：

官舍孤居思黯然，今朝彩线喜双牵。
符郎不念当时旧，邢氏徒怀再世缘。
空手忽乘双块玉，污泥挺出并头莲。
姻缘不论良和贱，婚牒书来五百年。

喻位

单司户选吉起程，别了一府官僚，挈带妻妾，还归临安宅院。单飞英率春娘拜见舅姑，彼此不觉伤感，痛哭了一声。哭罢，飞英又率李英拜见。单公问是何人，飞英述其来历。单公大怒，说道：“吾至亲骨肉流落失所，理当收拾，此乃万不得已之事。又旁及外人，是何道理？”飞英惶恐谢罪。单公怒气不息。老夫人从中劝解，遂引去李英于自己房中，要将改嫁。李英那里肯依允，只是苦苦哀求。老夫人见其至诚，且留作伴。过了数日，看见李氏小心婉顺，又爱他一手针线，遂劝单公收留与儿子为妾。单飞英迁授令丞，上司官每闻飞英娶娼之事，皆以为有义气，互相传说，无不加意钦敬，累荐至太常卿。春娘无子，李英生一子，春娘抱之爱如己出。后读书登第，遂为临安名族，至今青楼传为佳话。有诗为证：

山盟海誓忽更迁，谁向青楼认旧缘？
仁义还收仁义报，宦途无梗子孙贤。

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

君不见平阳公主马前奴，一朝富贵嫁为夫？又不见
咸阳东门种瓜者，昔日封侯何在也？荣枯贵贱如转丸，风
云变幻诚多端。达人知命总度外，傀儡场中一例看。

这篇古风，是说人穷通有命，或先富后贫，先贱后贵，如云踪无定，瞬息改观，不由人意想测度。且如宋朝吕蒙正秀才未遇之时，家道艰难。三日不曾饱餐，天津桥上赊得一瓜，在桥柱上磕之，失手落于桥下。那瓜顺水流去，不得到口。后来状元及第，做到宰相地位，起造落瓜亭，以识穷时失意之事。你说做状元宰相的人，命运未至，一瓜也无福消受。假如落瓜之时，向人说道：“此人后来荣贵，”被人做一万个鬼脸，啐干了一千担吐沫，也不为过，那个信他？所以说：“前程如黑漆，暗中摸不出。”又如宋朝军卒杨仁杲为丞相丁晋公治第，夏天负土运石，汗流不止，怨叹道：“同是一般父母所生，那住房子的，何等安乐！我们替他做工的，何等吃苦！正是：‘有福之人人伏侍，无福之人伏侍人。’”这里杨仁杲口出怨声，却被管工官听得了，一顿皮鞭，打得负痛吞声。不隔数年，丁丞相得罪，贬做崖州司户。那杨仁杲从外戚起家，官至太尉，号为皇亲。朝廷就将丁丞相府第，赐与杨仁杲居住。丁丞相起夫治第，分明是替杨仁杲做个工头。正是：

桑田变沧海，沧海变桑田。

穷通无定准，变换总由天。

闲话休提。则今说一节故事，叫做《杨八老越国奇逢》。那故